

深夜
杭州
故事

急诊室外的走廊

谁都不愿意遭遇忙碌的夜晚
但凌晨三点一个电话还是把他叫了过来
深夜,杭州急诊室
追赶心跳的希望

本报记者 杨茜

在医院里,常常感受不到四季。即使今年夏天杭州如此酷热,但医院走廊,依然有人穿着长袖觉得冷。新生和死亡,病痛和健康,揪心的等待和永远的离开……在这里汇聚。

7月26日深夜到7月27日凌晨,记者跟着浙大二院滨江院区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卢骁,一起走进急诊室。卢骁上过《令人心动的offer》,不少读者因他在节目中的表现被圈粉。很多人看到了卢骁刚毅外表下的一颗柔软浪漫的心,说他是现实版“星空下的仁医”。卢骁也在专注于救死扶伤的同时,走上了社交平台。他分享的急诊室故事中,蕴含着人文关怀和美好意味。

尽管如今走在街上总被认出来,但他仍表示,“我就是一名医生,治病救人是我的使命”,同时希望大家尽量不要打扰他的本职工作。

原以为已经转好
没想到还是离去了

7月26日晚上10点,医院里的停车场不再拥挤,熄了灯的门诊大楼很安静。

急诊中心灯火通明。

有人坐着刷手机,在等待检查结果;有人两眼放空,观察着点滴的速度。抢救室的门开开关关,医护人员进进出出。

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卢骁有些疲惫。这轮班,本应从7月26日早上8点到27日上午10点半。然而,早在26日凌晨3点多,他就赶到了医院,为抢救一名危重患者。

卢骁这轮值班时间被拉长到了30个小时。

于他而言,这不算什么。让他难过的是,足足抢救了5小时,那名患者还是离开了。

“原以为你已经要好,没想到天使还是想带你走,凌晨3点赶来医院但是依然没有拉住你,我真的尽力了。”7月26日,卢骁在微博上更新了一条动态。

在重症监护室旁,卢骁向记者说起了这名让他难过了一天的患者。

几天前,经过急诊科医护的全力救治,这名患者心肺功能基本恢复,顺利撤掉呼吸机后,神智也清醒了。那时候,大家一度以为这个年轻人挺过来了。

年轻人在一家公司上班,本就有基础疾病,身体比较虚弱,连续几天熬夜到凌晨,突然出事,被送到医院时心跳呼吸骤停,在急诊重症监护室待了好多天。

年轻人的父母都是淳朴的农民。父母曾说,这个孩子是家里的主心骨。

“患者送过来时情况非常糟糕,基本上没有希望了。可是父母什么都没说,非常配合,让我们尽力救。在我们的努力下,神奇地好起来了,我们都准备把她转到普通病房。”卢骁说,他真的以为,年轻人的人生可以继续走下去。

没想到,7月26日凌晨近3点,沉睡中的卢骁被电话铃声吵醒,那头的同事很着急,“9床不行了,心跳停了。”

卢骁马上反应过来,赶紧指示抢救,拿了车钥匙就往医院赶,“虽然不值班,但我觉得我不来的话,会后悔。”

5个小时的抢救,还是没能救回那个年轻的生命。

在和家属的5次谈话中,卢骁都在进行最大努力的克制。看着家属跪在地上哭泣,他还是没能忍住,红了眼眶。

晚上10点半,卢骁收到微博私信,来自患者的侄女。“她说,亲人去天上做闪闪发光的天使了,谢谢我们这些天的悉心救助和照顾。”

重症监护室外的过道
常有人长跪祈祷

这一天,卢骁送走了3名患者。

尽管是看惯生死的急诊医生,他一时也很难缓过来,“医生也有无奈无助的时候,而且是常常会有。”

做急诊医生12年,卢骁看过了太多人情冷暖。听到病人的坏消息,家属有失踪失联的,有不离不弃的,也有因为没钱放弃治疗的。他说,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考量,不应该被随意戴上道德的枷锁。

监护室躺着的一名88岁老爷子,从高空坠下,半边盆骨碎裂,各种脏器功能衰竭,处在深昏迷状态,这几天会非常艰难,“难的不仅仅是治疗,对老爷子来说,也是一种痛苦和折磨。但子女坚持要抢救,不愿放弃。”

另一张床上躺着的,是一名20岁的小伙子,因为意外伤做了气管切开术,肺部感染严重。“这么年轻,再努力一把,对他来说是有成功几率的。但小伙子的父母不愿让儿子再受苦,选择了保守治疗。”

重症监护室外,有一条长长的过道,和监护室一墙之隔。

卢骁说,总能看到有人跪在墙边。

60多岁的阿姨去山上喂鸡,摔得很严重,肠子都破裂了。她的女儿们每天早上6点多就到医院,待在墙边,说是“距离她近一点,她应该能感受到我们陪着她”。老人坚持了一个多月,还是离开了。

年轻小伙打篮球猝死,心肺复苏做了两个小时,仍器官衰竭,深度昏迷。墙的这边,儿子



深夜11点多,卢骁医生检查病人情况

靠机器维持生命,墙的那边,妈妈每天跪着祈祷。一个多月后,小伙子转危为安,康复了。

深夜仍和家属谈话
凌晨1点来回检查

夜更深了,急诊重症监护室12张床位上都躺着患者,用着呼吸机等维持生命的仪器。

如果没有“呼哧呼哧”和“滴答滴答”的机器声,这里安静得只剩下心跳声。

除了卢骁,当天值班的还有1名医生和4名护士。

墙上挂着的屏幕,上面显示所有患者的实时生命体征。每隔三四个小时,护士就要给危重症患者做一次血液检查,对各项异常指标进行及时处理。

深夜11点多,卢骁查看了所有患者的情况,给出每个人的治疗方案。他特别交代同事,有三名患者需要重点关注。

白天刚收进来一名50多岁的脑外伤出血患者,卢骁抓紧时间和家属谈了一次。“危险期一般需要三到五天,今晚很关键,你们不要走开,凌晨1点时我会再做个检查,看看血肿有没有大起来。”

重症监护室的旁边就是抢救室。

卢骁说,这里有危重患者时,会通知自己。他跑过去,护士们都在做各自的事,没有接收新病人。

急诊室有条不成文的规矩,大家不能吃也不能提这几样东西,“芒”果、“火”龙果、草“莓”。

谁都不愿意遭遇忙碌的夜晚。越忙,代表出事的人越多。

检查完抢救室,卢骁又去了一趟急诊病房查看病例。

值班日常需要他在急诊里来回跑。就这么走走,步数都能达到上万步。

记者离开的时候,已经是7月27日凌晨1点。

“希望接下来无事发生,一切平安。”继续值班的卢骁说。

对深夜的急诊室,卢骁曾经这么形容:有心跳有哀吟有眼泪,有疼痛有坚守有希望,还有爱,这里汇集了你能想象的所有。

下一秒到底是转折还是终点,在急诊室里,谁也不一定能百分之百预见。

即便如此,和卢骁一样的急诊室医护人员们依然在奋力追赶。就像《孤勇者》里唱的那样。

此时,还有很多人在为生活和梦想而奋斗